

文艺作品选

第八輯



世界文学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雷特海烏 著

作家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描写苏联楚克奇族一个老人怎样教育了自己合作社里的一个二流子，同时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学会了識字。楚克奇民族居住在苏联西伯利亞的东北部，在十月革命前，由于貧困、飢餓和疾病，这个民族已瀕于死亡的边缘，被称为“即將絕灭的民族”。十月革命拯救了楚克奇民族，四十年来，不仅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第一次制定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出现了反映自己民族生活的文学。本書作者是楚克奇民族产生的第一位作家。通过这篇作品，讀者不仅可以知道楚克奇人的生活和他们精神面貌，而且也可以認識到列宁的共产主义民族政策的深刻的影响。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雷特海烏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字數54,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 $\frac{5}{8}$ 插頁2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册

統一書号：10020·1467

定 价：(1)0.11 元

820(2)

文艺作品选

第八輯

爐 火 熊 熊
太陽剛剛出山
『老 定 額』
在周副主席身邊
毛主席像紅太陽
步 步 高 昇
六十年來第一台
老麥梅爾到底勝利了

(長篇小說節選)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革命回憶錄)
(新 民 歌)
(散文特寫)
(工 厂 史)
(世界文學)

草 明 著
馬 烽 劉澍德等著
趙樹理 王汶石等著
龍飛虎 宋生發 著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王世全等著
長辛店機車輛工廠
厂史編委會編
雷特海島著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那是星期六晚上。每逢星期六晚上，俱乐部特别拥挤。有一部影片快要放映了——巡回放映机已经运来了。电影放映后还有跳舞呢。

曙光狩猎合作社的青年男女全都在俱乐部聚齐了。还不只他们呢，在規定放映电影的日子，孩子们简直从早晨起就远远望着海上。每当电影放映员艾德倫的漁船在波浪中出现时，他们就成羣結队鬧嚷嚷地跑往岸边，把影片匣子从漁船搬到俱乐部去，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干的。除此以外，如果你拿着影片匣子，跟着艾德倫走，那么，不管誰在俱乐部值班，他能够無动于衷而竟然不讓你进去嗎？

年老的人們，自然来得晚一些，——在放映前大約一个鐘头左右；至于象獵人麦梅尔和合作社财产管理員基屈尔柯特这样热爱电影的人，那就不同了。他們会来得稍早一些，先下一局象棋，然后和艾德倫談一談，了解一下影片的名称和內容。随后，他們就佔着最好的座位，坐下来从容地聊天。不管什么話題，麦梅尔总有話說。他有丰富的閱历，見過很多世面；然而他那一双愉快的老眼，看来就象年輕时那样渴望追求知識。

俱乐部大厅的隔壁另有一間稍微小一点的屋子，叫做圖書室。那里面有三个書架，放着楚克奇文和俄文的書籍，也有好几付骨牌、象棋和紅黑跳棋。

有几个人挤在一对棋手坐着的桌子周围。正在进行一种叫做“扔进垃圾箱”的比赛，赢了的人可以留着下棋，输的人就要把他的座位让给别人。獵人甘尼利已经“打倒”了五个对手，他本人连一局也没输过。下一个是谁呀？下一个自告奋勇来和甘尼利交手的人是麦梅尔老头儿。

在戈农附近挤着更多的人，他在贴一张新出的壁报。有人拿着一盒图钉，另外有人把那張刚从墙上取下来的旧壁报卷起来。其余的人就想要看看那張还没贴上去的新壁报的文章里究竟写的是什麼。

“等一会儿，你们都会有时间看的，”戈农说。“把这个边扶一下，烏比尼爾！”

戈农后退到对过的一面牆边，从屋子那一头吩咐說：

“把右边放下一点。对了。现在正了。”

壁报贴好了，他便混入了圍住甘尼利和麦梅尔的那羣棋迷中。可是他在这儿，与其說是在看人下棋，还不如說是在注意壁报对讀者所發生的影响。那張壁报究竟是他自己劳动的結晶品，况且也不能算是小小的劳动。

編輯人員，除了戈农，还有教师爱英士和獵人林杜夫基兩人。林杜夫基帶着征集文稿，爱英士就协助編輯。然而工作的主要責任是落在戈农身上的；他这个普通的合作社社員当选为总編輯，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征稿也好，編輯也好，一切都由他負責。此外，他还要誊写壁报，因为無論爱英士或者林杜夫基都写不出醒目的标题。戈农本人就能够把标题写得相当漂亮，但是繪画，他就完全不行了。他們的画都是从有插圖的杂志里选了剪下来的。只是在这最近的一期壁报上，他

們經過好久后才第一次弄上了一幅漫畫，這份壁報終於找到自己的畫家了。

在壁報附近的人們笑得歡聲雷動。戈衣傾耳細聽着。

“啊，那是甘尼利！”烏比尼爾一邊笑着一邊說。“當然是的：到這兒來，甘尼利！”

甘尼利站起來，他的眼睛還盯着那盤棋。但是，他用不着擔憂，麥梅爾老头兒窘迫了——他已經費了五分鐘去思量下一着棋，而且他似乎還要費五分鐘或者更多的時間來再想一遍。

甘尼利剛一走近壁報，笑聲就沉寂了。但是，那時候麥梅爾終於走了一着棋，“棋迷們”就把甘尼利叫回來。獵人甘尼利回來了，照着那盤棋，自言自語地說：“好啊，好啊，非常有意思……”又下了几着，他輸掉了。

當甘尼利迫不得已把位置讓給正等着同老麥梅爾斗智的下一個棋手時，棋迷們笑哈哈地說：“把你扔進垃圾箱了！”

甘尼利是我們合作社里最優秀的棋手，誰都難得打敗他。雖然我所寫的一切事情是我親眼看見的，我還是不懂得怎樣解釋我們的冠軍輸棋的原因。有人以為這是因為麥梅爾所走的几着殺手棋是沒有辦法解救的，別的人認為甘尼利一連下了六局棋可實在累了。還有些人把他的失敗歸咎於那張壁報的漫畫。我本人是不大會下棋的，這裡就不打算來判斷哪一種意見最接近於事實。

戈衣到外邊去抽煙。那時候，天已經黑了，從燈光明亮的俱樂部里出來，看去好象更加黑。一分鐘後，戈衣聽見有人從後面走過來說：

“誰讓你愚弄人的？你以為你是被選出來愚弄人的嗎？
好吧，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戈農！不會那麼容易讓你
脫身的！那是一種侮辱：一種露骨的侮辱和誹謗！”

那個說話的人當然是甘尼利囉。

“不要吓唬人吧，甘尼利，你吓不倒我的。壁報誰也沒愚
弄。它不過是領導一場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勞動紀律，鼓舞社
會主義競賽罷了。壁報大聲疾呼所反對的是那些破壞社會主
義道德的人。”

戈農喜歡用報紙上的語言，這成了一種改不掉的嗜好，甘
尼利要不是一心想著別的事情，那他現在一定會嘲笑戈農這
種嗜好的。

“你高興為什麼鬥爭就可以為什麼鬥爭，但是你不應該侮
辱人。你沒有這樣的權利！”

“壁報上並沒有什麼侮辱人的東西！如果人們嘲笑你，那
是你自己活該！別做二流子了，也不要給你的工作隊丟臉。
你是不負責任的，你就是這樣一種人！”

“什麼？你說我不負責任？我是個二流子，是嗎？”

“先說明白，這樣想的不只是我一個人。全體編輯人員都
有同樣的看法。不但這樣，連合作社里隨便哪一個小孩子都
曉得。只要你們的工作隊里有人問起：‘我們的二流子跑到
哪兒去了’，那麼，誰都知道這問的就是你。”

“人家說什麼你管不著。讓人們高興怎麼扯淡就怎麼扯
淡。說話是一回事，但在報上誹謗人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你不認為報紙可以處理羣眾的意見嗎？批評是要
實事求是的——要掌握著事實。不這樣，就不能巩固勞動紀

律。二流子和懶漢，我們都得予以打擊。”

戈农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他忘記了不是 在會議上發言，而只是在院子里跟这个他們必須与之斗争的二流子和懶漢的甘尼利談話。但是，說來奇怪，這一番話倒反而比前頭所講的一切話，對甘尼利起了更大的影響。他找不到反駁的話來替他自己辯護。他們兩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是的，確實的犯了錯誤，你可以批評誰。但是 你沒有權利侮辱人。”甘尼利重新又說了一遍。

“那里根本就沒有侮辱人的東西。”戈农再一次說。

他扔掉香煙，用腳踏滅了它，然後走進大厅去。值班的人催促着他們：還有五分鐘就要放電影了。甘尼利也走了進去。

戈农附近空的座位沒有了，甘尼利，就坐在他的後面，雖然他在一個鐘頭以前早就保留了一個很好的座位。他釘住戈农，要跟他繼續談下去，那是因為某件事情激動着他。他給那幅漫畫所深深地激起的痛苦，本來已經減輕了一些，現在可又恢復起來了。噁噁咕咕的氣憤話囁囁地傳到戈农的耳朵里去。

“胡說八道亂批評一通，那是挺容易的。你還是看看你自己吧。你並不是真心為了批評，你不過是卑鄙地對待一個同志罷了。好一個開玩笑的畫家啊，那就是你嗎？”

“我告訴你，我沒畫這幅畫。”

“不是你？那是誰呢？愛英士嗎？”

“也不是愛英士。”

“那麼到底是誰呢？難道你要把責任推到林杜夫基的身上嗎？我知道他是不会畫畫的。”

“我並不想把責任推到任何人的身上。可是，你為什麼總

以为那个画面的准是編輯部的人員呢？我們也有外面的投稿人呀。”

值班的人把电灯关上了。但是甘尼利还繼續在戈农的耳边喋喋不休。

“那些都是你亲手画的，不会是別人的手笔。你不过害怕爽爽快快承認罢了。”

“我害怕什么呢？作为一个編輯，不管誰画的，我总是要負責任的。無論如何，那不是我。那是‘壁通’^①画的。”

“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哪一个‘壁通’？你在哪兒把他找来的？在我們的整个住区里并没有这样一个叫‘壁通’的人。他干脆就是你胡謔出来的。”

戈农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艾德倫已經開动了放映机，美丽的波浪正橫跨过銀幕在滾滾推进。不过它不是海，也不是水。那是在南方的日光下成熟的集体农庄麦田的金黄色的波浪。

“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甘尼利繼續嘟囔着，“你会受到那么重的报应，你会忘掉你啃得爛熟的这一套話的。”

“喂，別噏苏啦，我什么麻煩也不会有。事情我們已經調查过了。”

“哦，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等着瞧吧！”

“那边不要說話，”傳来了基馬尔柯特的声音。“你就不能讓大家安安靜靜看电影嗎？”

甘尼利终于不声不响了。楚克奇的獵人們正在看一部关

① “壁通”是“壁报通訊員”，戈农說的是縮写字，所以甘尼利沒有听懂。

于庫班哥薩克的影片。

獵人甘尼利把自己看得非常了不起，至于別人是不是這樣看他，他全不理會。他簡直是滿不在乎的。不管是誰為了什么事情責備他，他總認為那是因為別人忌妒他的聰明，要不就是因為別人低能得可憐，不能夠從正確的观点看問題。

“假如什么事情都跟你所想的一樣，”他的工作隊隊長季民對他說過。“假如你真的是這裡獨一無二的聰明人，而隊里所有的人都是愚蠢的、心胸狹窄的傻瓜，那麼怎麼會發生傻瓜們比聰明人干活干得更好的事情呢？你所賺的錢怎麼會總比誰都要少些呢？為什麼你的孩子們總要穿著滿身都是補釘的衣服呢？為什麼連老安納也比你賺的錢還要多一些，而他的年歲可够得上當你的父親呢。”

但是在這方面，甘尼利也有一堆堆隨時都準備好了的辯解，這些辯解他以為是很有說服力的。他會這樣推論：“第一，打獵不是工廠里的工作。一個獵人可能走運，另一個獵人就可能不走運。這完全是機會的問題。就算是一個男孩子吧，他也可以打死一頭熊，而一個手藝熟練的獵人却可能兩手空空回家。還有另一件事我也必須說一說，用人應該用得得當。如果你老是叫人去干一種他不喜歡干的活兒，那麼，你就不應該希望從他那里得到巨大的產額。”

但是，哪一種活兒會讓甘尼利喜歡呢？那是合作社的社員們永遠找不出來的。然而，對甘尼利公平地說來，卻不可以說他從來都沒有過好的表現。他有聰明的頭腦，有強壯的體力，並且是一個優秀的槍手。如果一種活兒不需要很大的勇氣或者不需要艱苦的努力，甘尼利就能夠象其他的人一樣干

得很好。

总的說来，他的心腸是最好不过的。他从来不恶言恶語地对待他的孩子們，当时，他已經有了四个孩子，——是的，信不信由你——兩对孿生的。他对于伏特加几乎是从来沾唇的。但是，他喜欢游手好閑，就象別人常常喜欢狂飲爛醉一样。

再說，甘尼利虽然多才多艺，可是，在他的伙伴們的跟里，他的才艺沒有一样可以使他免受責备——不論他精于下象棋和紅黑跳棋也好，或者他是名不虛傳地善于修飾也好。真的，他是懂得羊毛呢帽的美觀的第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比甘尼利买羊毛呢帽买得早，那就是合作社电力站技工克里夫基。但是，克里夫基只在下雨的时候才戴上呢帽。克里夫基認定呢帽是一种防雨用的头部裝飾品，那帽边是特別为了防止雨水落到領子上来而設制的。甘尼利也曾嘲笑过他，証明軟呢帽唯一的用途是使戴呢帽的人显得漂亮而有教养，并且向他說：“你可要懂得怎样戴呢帽才行。”

工作队隊長季民对象棋是不感兴趣的，在各式各样的帽子中，他只喜欢一种有耳兜的皮帽。季民对甘尼利的要求和对其他队员的要求是一样的。他所要求的就是忠实地工作。但是，甘尼利是不喜欢卖力气的。他以为季民是过于苛求了。这就是那給壁报漫画作为題材的事件所以發生的原因。

工作队被派在离住区不远的地方建筑一座冰房。这任务可不簡單，他們要用鹤嘴鑊把从来没有解冻过的泥土挖开。挖多少土就得流多少汗。也許汗还要流的更多些。但是，尽管这样，这工作是重要的，合作社等着要完成它。这种在夏天也从

来沒有溶化过的冻土，可以替合作社保藏大量的肉类。甘尼利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逃避这项工作，一直逃避到他听说合作社财产管理員基馬尔柯特已經带来了“亞摩納尔”炸药为止。这些冻土是要被炸开的。自从炸开以后，他就自动地在队里出现了。甘尼利装做沒有听见这种炸药的样子，他对季民說：“喂，队长，派工作給我吧。我是来挖土的。”

正和甘尼利所料想的一样，季民大为惊喜。不过，甘尼利的其他想法却証明是錯的了。炸药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务，剩下要干的活兒还很多。那些被炸开的厚厚地結着冰的土塊，重得跟石头一般，而且还得从深深的土坑里搬运出来。

这样劳动一天，甘尼利就开始感到他的腿、臂膀和背都很痠痛。他溜到离开住区兩公里远的北極站去，在助理医生阿历克賽·华迪米奇的面前出现了。

那位助理医生和蔼可亲地接待了他。甘尼利究竟是常来的客人，并且是个出色的棋友。在仔細地檢查了“病人”和听完了他的訴苦以后，助理医生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肌肉痛啊。你不習慣体力劳动，这是很平常的事。只要你接着干下去，就会好的。別把工作停歇下来，这是挺要紧的，否則你的肚皮很快就得鼓起来了^①。来一盤棋好嗎？”

甘尼利原是非常喜欢下棋的，但是，他借口身体不好，苦着臉推辭了。“可惜，真可惜，”对方这样說，他——也許不是故意的——从牆架上拿下棋盤，并且已在摆棋子了。

① 發胖的意思。

他們玩了五局“認真的棋”，另外又玩了兩局“不計勝負的”作為休息。甘尼利是從來不會愁上多久的，接著他就心曠神怡地回家了。他的心情就象一片晴朗的藍天。但是，也有一小塊雲使天空受了污損。這一片雲就是：他盤算著明天還不得不去搬運那些結了冰的沉重的土塊。

第二天早晨，他走到冰房的建築工地上，慢騰騰地走到土坑下面去。同隊的伙伴們已經工作好久了。他也和他們一塊兒工作了大約一個鐘頭。然後他走到隊長面前，裝模作樣地把雙手放在肚子上，說他要“告一會兒假”。季民點點頭，表示同意。

甘尼利繼續用手按在肚子上，向著海邊一直步行了大約一百碼，然後在一塊大石頭後面消失了。他回來以後，又干了一些活，然後又跑到隊長跟前，裝成痛苦的样子再一次說：

“我肚子壞了。我不能不再到石堆那邊去一下。”

這樣一整天，甘尼利幾乎每個鐘頭都要“告假”走到大石堆那邊去，每次至少浪費二十分鐘。季民勸他回家去，但是甘尼利決心繼續呆下去。“今天我在这里不能有多大的用處，”他謙遜地說，“不過，我至少也得干些活兒。我要盡力多幫點忙。”

這樣的策略甘尼利看來似乎是最聰明的。現在就讓誰都叫他做二流子好了。他們最後總會知道甘尼利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甚至生了病他也不肯停止工作呢！

他幻想著他是能夠聽到贊揚他的好話的。人們以前過於夸獎他了，以至他幾乎深信自己的幻想已是真實的事，可是實際上，不但他肚子完全沒有鬧病，而且肌肉的痠痛也早在助理

医生所預料的时期以前就消失了。

他会昂然闊步地走到大石堆那边去，在一块大石头背后坐下来，呆在那里休息，眼睜睜地盯着大海或者石头，对于世事毫不关心。当他閑得發悶时，他就会自寻开心，把自己的獵刀抛得高高的，讓它在空中翻一个身，然后一下插到泥土里去。不管怎样，不見得会有人看到他的。如果有誰从地坑那边向他望去，除了他露在大石上面的头部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給人看到的。至于从大海那边望过来的話……在那岸上，可一个人也沒有。只是在远远的海岬上有个人在忙着整理漁網。那定准是老麦梅尔了。第一漁队常常在海岬上晾網的，那一队的負責人就是那个老头兒。可是，这样远的距离，他是沒法看見甘尼利的。再說，即使他看見了，他也認不得他啊。

这一次，甘尼利要是沒有忽略下面兩种情况，他的算盤是尽可以打得穩穩的。

第一，麦梅尔有了一付望遠鏡。剛在这件事情發生的前一天，他的女兒泰格丽妮从伯力回家来度假，帶給父亲一付能放大三倍的航海用的望遠鏡。說实話，这付望遠鏡是老式的，是她从旧貨店买来的，虽然如此，它还是挺管用的。她是个好女兒，並沒有忘了她年老的父亲。

这件事情甘尼利是不知道的，而且当然也不可能預料得到。

第二种情况是，麦梅尔还象个青年人那么灵活机警。他的眼睛注意到四面八方，而且他热誠地关心着合作社的一切

事情。

这一点甘尼利是知道的，只因为过于粗心，才把它忽略了。

那天早晨，老麦梅尔比往常早了一些出发到海岸去。渔队要在晚上去海捕鱼，所以渔网就得早准备好，一切都要弄得妥妥当当。

一开始，他小心地用手指穿过网眼来检查网索。它是干的——太阳和风早就很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了。不过；在上部的网索上却掉了两个用桦树皮制成的浮标。幸亏老麦梅尔想得周到，随身带来了几个备用的。

老人拉出了他的望远镜。最初，海面看来没有一点生气。不过，随后就有一群鸭子低低地——刚好在水面上——迅速地掠过。在远远的地方，有细小稀薄的水花在喷出水面来。“一条鲸鱼吧，”老人这样想。“太远了。没有望远镜的话，也许就看不到它了。”

他很不高兴地把望远镜放下来装在盒子里，接着从帆布袋里把备用的浮标拿出来忙着干活了。

在这个寒冷的海岸上，他已经差不多度过了一生。他过去的生活，是多么不安定，多么紧张啊。麦梅尔一谈起他的往事，你就可以呆下来一连听上几个钟头。我从老麦梅尔那鬼听来的事情，我希望以后什么时候再谈一谈。现在，我只能简单讲一讲，这些事不交代一下，上面讲的壁报所揭发的事件可能会使人搞不明白的。

老麦梅尔大半生的生活，过的都是穷苦中的，最穷苦的生

話。年輕時，他遭受過那么多的痛苦，他所受的一半痛苦，如果放在別人身上，就是有十個人也受不了，而且會終生失掉勇氣。但是，麥梅爾不是這種人，你只要聽一聽他的話，就會覺得他是最幸福的人了。

他是曙光狩獵合作社的創立人之一，並且當過合作社的第一任主席。如果老麥梅爾不是文盲，也許他們就不必另選一個新主席了。

事實是這樣的，老麥梅爾不會讀，也不會寫。在他年輕的時候，正如所有一切勞苦的楚克奇人一樣，求學的道路對他是封閉着的。當這條光明的道路終於打開了的時候，麥梅爾卻過於忙碌了。他在楚科特卡曾經出過力，幫助把蘇維埃的生活方式建立起來，對黃教僧^①和富農進行過鬥爭，還擔任過擁護合作社的宣傳工作。掃除文盲也是他關心着的許許多多事情之一。不過，他本人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找不到時間來學習。

合作社事務的管理，對於老麥梅爾是有困難的。幸亏很快就有新人成長起來，能夠接替管理的工作。當凡契當選為主席時，麥梅爾絲毫沒感覺到不高興。恰恰相反！這到底有一半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這正是他所爭取的事情，這就是說，那些象凡契一樣的人應該成長起來。麥梅爾自己就曾經勸過凡契去學習，並且把他送往安那提爾上學。有了這個新主席以後，合作社的業務就進展得更快了。至於麥梅爾，他每次還是被選為合作社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① 黃教僧是西伯利亞北部一帶地區人民舊日所信奉的一種宗教。

老麦梅尔也曾經一度專心致志地學習，還加入了掃盲小組，不過，結果總落得一場空。別人參加了小組，都進步得很快，麦梅尔認定自己趕不上去，對學習也就冷淡了。

獵人工作队的工作是很需要時間和精力來應付的。老麦梅尔要使獵人們知道：他雖然當了主席很久，但並沒丟掉打槍和搖槳的技術。實際上，他也並不是那種不肯賣力氣的人。那時，他要料理的家務事多得很：麦梅尔早就是個鰥夫，他獨自把女兒撫育成人。除此以外，他對某些事物是很容易着迷的。他會把全部空閒時間耗費在一小箱子泥土上，愛護著几片从泥土里挺出來的象羽毛似的青青蔥葉（蔥頭啊！——它是這個地區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东西）。要不然的話，他也会發展雕刻象牙的嗜好，用海象牙刻成很有趣的可愛的細小形象。簡單一句話，他不久就退出了掃盲小組，每逢要他簽名的時候，他就从一個火柴盒上照樣摹寫。

這個方法，是他當主席的時候發明的。他叫女兒把麦梅尔這個字寫在火柴盒空白的一面，一有人找他簽名，他就把火柴盒放在眼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名字照着畫出來。

我很了解，讀者在听过我上面講的這一切情況之後，是不大容易相信老麦梅尔會記得住十多本小說和几百個長短故事的全部內容的。我知道這听來是不大真實的，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因為我訂了一條嚴格的規則：在描寫我的楚克奇同胞時，我只寫確確實實的事實，不管它看來多么叫人驚奇。

自从泰格丽妮學了文化以後，她養成了一個習慣，總把讀過的每一本書和每一頁課本的內容講給她的父親听。起初，老麦梅尔的本意是：樹立了這樣一個習慣後，他可以觀察女兒在